

溥儀在東北

陳嘉驥

土肥原哄騙到長春

命運多乖，一生扮演多次悲劇角色的滿清末代皇帝溥儀，在民國成立後，因有遜位優待條款，所以猶得在紫禁城內過着小朝廷歲月。其後，李石曾、馮玉祥等以溥儀會有復辟之舉，已失去民國對其優待資格，乃將其趕出紫禁城，結束了十幾年的雖無江山、但仍南面稱朕的假皇帝生活。

溥儀離開紫禁城後，先在其父載灃府內住了幾天，不久便在一批愚忠清朝遺老與日人勾搭下，逃離了北平，進入天津日租界，過着悠閒的寓公生活。在此一時期內，每逢滿清重要節日，仍有不少所謂「孤臣孽子」，前往跪拜叩首請安，一瞻龍顏」；溥儀也恬然南面高坐，對這些「大清忠貞之士」，以皇帝口吻垂詢撫慰一番。然後，大家便互相交換消息，當然都是「人心思清」，「聖上復出中國才能復治」等老套，對「匡復大清朝」作些虛幻式的展望，真是迷途難返了。

九一八瀋陽事變爆發，東北各地旋即相繼變色，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，覬準了溥儀的一點剩餘價值，遂連哄帶騙的把他弄到東北，再扮演一次悲劇角色。溥儀係經過化裝，在天津日租界直接登上郵輪，經海河出大沽口，駛入遼東半島尖端的大連港登陸，在日本關東軍的接待下，隨即到營口、大石橋附近的湯崗

子溫泉居住下來，靜待漢奸們與日本籌組的偽滿洲國誕生。這時溥儀整天除幻想着由東北作爲階梯重返北平，再度君臨華夏外；他並想到報復馮玉祥把他趕出紫禁城的仇，也想到一雪孫殿英爆破東陵，使慈禧太后等暴屍棺外，劫掠殉葬珠寶玉器的恨……。

溥儀本想在東北文化、政治、經濟重心的瀋陽清故宮再度登基，重溫一下祖先的往事。瀋陽清故宮，係清太祖努兒哈赤之子，也就是順治之父清太宗皇太極所興建。這座皇宮雖無北平皇宮那麼大，但也頗具規模，加之清朝雖定都北平，仍視瀋陽爲發祥聖地，並尊爲盛京，所以每年例有修葺，因此得以完整如初。在康熙、乾隆當政時，除東巡視察發祥聖地外，並有許多擴建增飾。

溥儀萬料不到日本却迫使他到當年初具城市型態的長春去，雖曾竭力表示反對，但日人另有打算不爲所動，結果在鄭孝胥、謝介石等官迷心竅的一羣漢奸們，以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的慾慮下，只得勉強同意。

迷夢未醒粉墨登場

民國廿一年二月廿六日，溥儀在湯崗子溫泉臨時行館，隆重的擺設香案，沐浴之後，很鄭重的向布庫里雍順爲首祖的愛新覺羅的列祖列宗們禱告，說明他將在東三省，以忍辱負重的心情，再造大清江山。其禱告詞爲：

「二十年來，視民水火，莫由拯救，不勝付託，叢疚滋深。今以東三省人民之擁戴，鄰邦之援助，情

勢交迫，不得不出任維持之責。事屬創舉，成敗利鈍，非所逆睹。惟念自昔創業之君，若晉文之於秦穆，漢光武之於更始，蜀先主之於劉表、袁紹，明太祖之於韓林兒，當其經綸未展，不能不有所憑藉，以圖大舉。茲本忍辱負重之心，爲屈蠖求伸之計，降心遷就，志切救民，兢兢業業，若履虎尾。敢訴愚誠，昭告於我列祖列宗之靈，伏祈默佑」。

這時的溥儀迷夢未醒，並且把自己比作古時的晉文公、劉秀、劉備、朱元璋等英雄人物，並且對日本人的陰謀也沒有看清楚，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糊塗蟲。

同年一月底，一般清朝遺老與日本人卵翼下的漢奸們，在瀋陽舉行了一場「全滿洲會議」，通過了「東北宣告獨立」的議案，並擁戴溥儀出任這個「新國家」的執政。同時推派張燕卿、謝介石等九人爲代表，前往瀋陽，向溥儀面呈推戴書，請其復出「拯民於水火」。這時溥儀還故意假惺惺作態一番，派鄭孝胥代表他接見張燕卿等，對推戴故意表示了拒絕，鄭當場宣讀溥儀的答詞說：「予自經播越，退處民間，閉戶讀書，罕聞外事。雖宗國之玷危，時軫於私念，而拯救之方略未講。平時憂患餘生，才微德鮮。今汝等前來，猥以藐藐之躬，當茲重任，五中驚震，倍切慚惶。事未更則閱歷之途淺，學未裕則經國之術疏，加以世變日新，多逸常軌，際遇艱危，百倍疇昔。人民之疾苦已臻其極，風俗之邪薄未知所屆；既不可以陳方醫變症，又不可以推助徇末流。所謂危急存亡之秋，一髮千鈞之會，苟非通達中外，融貫古今，天生聖哲，殆難宏濟，斷非溥德所能勝任。所望另舉賢能，造福桑梓，勿以負次之身，更滋罪戾」。

溥儀分明已禱告列祖列宗，謂在「友邦」援助下，將再造大清江山，現在推戴代表之前，還要假客套一番，真是令人肉麻之至。隨後，鄭孝胥引領張燕卿等進入內室面見溥儀，張等又假裝着很誠懇的敦促溥儀復出，並謂「聖上不出，則數千萬蒼生其將奈何？」溥儀這才表示，容其再行考慮，希勿相逼太急，寒喧了一陣子，張燕卿等始退出。

三月五日，瀋陽方面，爲了表示萬民「殷望」之切，特又增派了十六名代表，連前共廿五人，浩浩蕩蕩的又到了湯崗子溫泉，第二次恭請溥儀出山，以拯救生靈出「水火」。這次溥儀不再表示拒絕，慨然予以接受，並答曰：

「承以大義相責，豈敢以暇逸自寬，審度再三，不敢重違羣望。茲勉竭愚昧，暫任執政一年；一年之後，如多隕越，敬避賢路。儻一年之內，憲法成立，國體決定，若與素志相合，再當審慎，度德量力，以定去就。」

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（見圖）連哄帶騙把溥儀挾持到長春，粉墨登場，作傀儡皇帝。

三月七日，溥儀在東北新政權準備委員會委



員長張景惠暨全體委員恭迎下，自湯崗子乘南滿鐵路特備花車啓程前赴新都長春。三月八日下午三時，專車抵達長春，溥儀在張景惠、熙洽等隨侍下進入月台，歡迎人羣雖然是在日本人驅使下勉強而來，但景象也很熱鬧。這時的溥儀，對歡迎者真正對他如何看法，無暇細想，但觸景生情，內心萬分激動，而熱淚盈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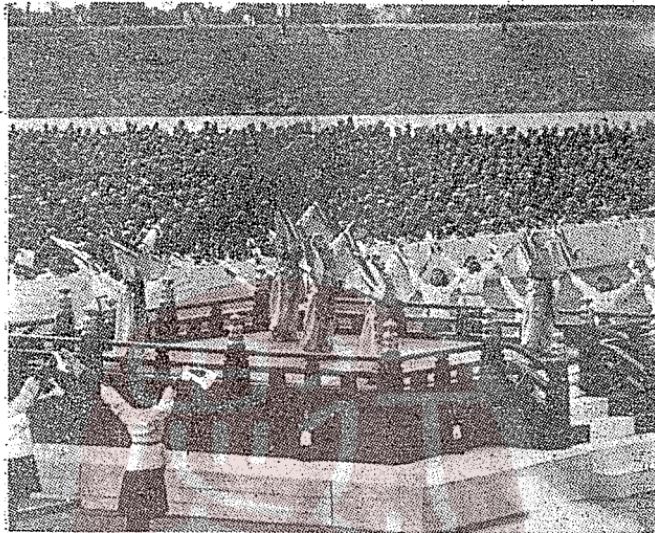
長春在東北，有如武漢三鎮之於中國，為實質上的中心地區；但在當年只是一個初具城市型態的地方，除了車站附近有少數由日本人興建的新式建築外，其他各地仍保有原始情形。長春最大的官衙是道尹行署，最好的建築是吉黑榷運局（即政府專賣鹽的機構）。所以，溥儀初到長春時的起居，被日本人安置在南滿鐵路經營的大和旅館裏，「執政」的官署，只好徵用了吉黑榷運局的樓房。這座樓房經過裝修和添建後，樓下作為客廳，樓上作溥儀的辦公室，這就是以後的勤民樓；以後偽滿徵用周圍民地，加以擴充，就成為偽滿的皇宮，所佔的土地並不算大。

溥儀在回憶他抵達長春時的情形說：「我坐上了汽車，腦子裏只顧想我的紫禁城，想我當年被馮玉祥國民軍趕出城情形，也想到東陵事件和我發過的誓言，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慾望燃燒着，全然沒有注意到長春街道的景色是什麼樣子，被恐怖與另一種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們，在用什麼樣的眼色看我們。過了不多時間，車子駛進了一個古舊的院落，這就是我的執政府」。

三月九日舉行就職典禮，因為吉黑榷運局正在修繕，所以就在舊道尹衙門暫作執政府，過了一個多月

才遷到吉黑榷運局辦公，溥儀穿着西式大禮服，行的是鞠躬禮，羣奸行的是九十度三鞠躬，溥儀以一躬同

答。



在況下偽。這滿慶廢國溥點儀排新出京關了。」河山，奉還三百年之舊主，恭迎宣統皇帝出任『滿洲』執政。說畢，就由張景惠和臧毅二人代表「滿洲民衆」獻上執政奉戴文和「滿洲國」執政的大小印信，捧呈溥儀。溥儀起立接受後，由鄭孝胥代念了「執政宣言」，其詞爲：「人類必重道德，然有種族之見，則抑人揚己，而道德薄矣！人類必重仁義，然有國際之爭，則損人利己，而仁義薄矣！今吾立國，以道德仁義爲主，除去種族之見與國際之爭，王道樂土當可見諸事實，我國人，望其勉之！」。典禮完畢，接見外賓時，日本滿鐵總裁內田

康哉致了「祝詞」，由羅振玉代讀「答詞」。然後到院子裏升旗、照像，最後舉行慶祝宴會。

三月九日的當天下午，溥儀端坐在「執政辦公室」內，鄭孝胥送上第一件公事說：「本莊司令官已經推薦臣出任國務總理，組織內閣，這是特任狀和各部總長名單，請聖上簽上御名」。溥儀在第二件公事上簽了名之後，發覺自己似乎已經「權力」在握，並且正式行使「權力」了。當執政府正式遷到吉黑榷運局的房子後，溥儀爲了他的「權力」的表示，把每所建築都起了名字，如居住的地方取名「緝熙」，辦公的地方取名「勤民」等。

最初幾天，溥儀每天都起得很早，興緻沖沖的到「勤民樓」去辦公，一直到天晚才回到「緝熙樓」去休息，很想把他那「元首」的職權行使起來。但是在「勤民樓」裏並無公好辦，除了看看書報，就是從窗戶向外看着發楞，過的是一個十足的傀儡生活。溥儀在日記裏曾有這樣的記載：『然而，我的「宵衣旰食」沒有維持好久，因爲首先是無公好辦，接着我便發現，「執政」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，並不在我手裏』。溥儀這時已經覺悟，日本人搞滿洲國，不過是一場騙騙人的猴把戲而已。

出賣祖宗奴才難當

溥儀這時對各國君主制度也略有所知，所以對這個空頭執政雖然不滿意，但是感到已經如此了，也沒有向後退的路，總比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日子要好混些。到後來才知道，事情不那麼簡單，在天津作寓公時

可以百事不聞，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沒有人壓迫着作自己不願作的事。到現在不同了，眼看着許多不合理的事，已經不由得不去思索、生氣，並且有許多不合理的事強迫着去做，甚至被強迫着去出賣祖宗，溥儀心目中天潢貴胄神之子孫的愛新覺羅族，竟成了日本的後裔了。

第一件使溥儀以及羣奸們憤怒的事，是日「滿」籍「官吏」的不平待遇。在日本的機構裏，如南滿鐵路、各大煤礦、各大工廠作事，中國人與日本人待遇不同，那還勉強通得過，因為這根本是日本侵華的機構，你願意伺候日本人，日本人就給你差別待遇，否則就不要在日本機構作事。現在在「滿洲國」裏，「滿洲」人反不如日本人待遇高，馬上引起不滿的情緒，在討論待遇法案時，偽財政總長熙洽說：「這個議案，簡直不像話，咱們既然是個複合民族國家，各民族一律平等，為什麼日本人要有特別待遇？如果是親善國家的國民，就該表示親善，為什麼拿特別高的俸金？」偽實業總長張燕卿也說：「本莊司令官說過，日滿親善，同心同德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，假若待遇不同，恐非本莊司令官的本意」。其他漢奸們，也一句我一句的，說了許多不滿的話。

羊入虎口無法挽回

日本人吉海忠之回答說：「要想平等，就要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，日本人受的教育多，能力强，當然薪俸要高，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，需要的錢多，比如日本人只能吃白米，不像本地人吃高粱米就可以。」

。羣奸們聽了更爲不滿，這時總務廳長官駒井，爲了不使羣奸講話，乃宣佈散會。第二天復會時，駒井對大家說：「關東軍軍部已經同意，給總長的待遇一律提高與次長一樣（次長多爲日人），但是日系官吏遠離本鄉，前來爲滿洲人建設王道樂土，所以除了待遇外，應該給他們特別津貼」。當羣奸們瞭解特別津貼就是變相差別待遇，仍然唔唔不休，熙洽自以爲和本莊繁很熟，起立說：「我不是爭這兩個錢，不過我倒要問問，日本人要在什麼地方建設王道樂土，不是在滿洲嗎？沒有滿洲人能建設嗎？」駒井聽了，勃然大怒說：「你們知道滿洲的歷史嗎？滿洲是日本人流血換來的，是從俄國人手裏奪回來的」。熙洽這時還倔強的說：「你不讓我說話嗎？本莊司令官也沒對我這樣喊叫過」，亡國奴處處以敵人侵佔本國最大劊子手爲招牌，這也是亡國奴最大的悲哀，但是以本莊爲招牌的熙洽，在當時而論還算在羣奸中最有一點血性的人。但是駒井在熙洽指出本莊後，把桌子一拍怒氣沖沖、聲色俱厲的說：「我就是要叫你明白，這是關東軍軍部的決定！」駒井的勃然大怒，把僞滿的總長全給嚇住了，面色蒼白的熙洽也噤若寒蟬，不敢再說話。這次的教訓，他們才明白奴才並不好當，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和日本人爭這爭那，一任日本人擺佈，連一句話也不敢說了。

這一場爭辯與日本跋扈的樣子，羣奸當然心裏不好受，然而羊入虎口，已無法挽回，只得逆來順受；但是却驚醒了一位抗日英雄的奮然再起，他不是別人，就是嫩江橋畔殲滅日軍逾千這時身爲國防部總長的馬占山將軍。原來馬占山於嫩江橋一役獲勝後，日本乃大舉增援，佔領齊齊哈爾，並三路包抄將馬占山包



• 賢淑李太太位一後最的他和儀溥

圍於黑龍江北部。當馬占山陷於不投降即全部殲滅命運後，日本人一來敬佩其勇於抵抗外侮捍衛國家，二來想把馬占山拉到偽組織裏，可給我全國民心士氣一個沮喪打擊，亦可增添偽組織聲色，以欺騙東北老百姓。於是，馬占山乃於既無退路亦無援兵情況下，姑且答應了日偽要求，弄了一筆錢，亦使自己老部下免於死亡的命運，出任了偽滿國防部總長並兼黑龍江省省長。

自從駒井這場力壓羣奸大發威風後，馬占山便暗中作了再起的準備，趁着黑龍江省日軍多半調到遼寧省西部作戰之際，又揭櫈抗日旗幟，在黑龍江省展開作戰，使措手不及的日本又吃了很大的虧。

日照大神辱沒先人

溥儀作了偽執政後，才知道自己是個紙上的執政，其他偽滿洲國的所謂「羣臣」，實際上只是日本人的奴才；他更知道了駒井總務廳長才是真的執政，本莊繁是太上皇，裕仁更是太上太皇了。一年期滿後，不久溥儀又當上偽滿洲國皇帝，這時他早已看穿日本玩的把戲，更知道執政也好，皇帝也好，全是由日本人手中的一個傀儡，並沒有什麼分別。這時溥儀特別注意朝鮮滅亡的歷史，因為他已經想像到自己的命運，將來會和朝鮮李氏王朝末代國王李拓命運一樣，在日本人利用他的價值消失後，一脚被踢下傀儡「寶座」，「內渡」到日本被軟禁起來。所以，每當這位熟讀朝鮮滅亡史的溥儀，聽到日本人說什麼「日滿關係不可分」，「日滿作渾然一體的發展」時，就混身發抖，他立刻想到這不是鄭孝胥告訴他，日本於中日甲

午戰後，初到朝鮮時，藉着「日鮮渾然一體」與「日鮮關係不可分」，就把朝鮮滅亡的那兩句口號嗎？

溥儀最痛恨的事，並不是日本人拿他當傀儡，也不是駒井總務廳長官的囂張，更不是關東軍的蠻橫無理；他所最痛恨的是，在「滿洲宗廟」落成後，日本人強迫把甚麼叫「日照大神」的，放在宗廟裏，強迫溥儀予以崇拜。這樣一來等於說滿清皇室也係源出日本，不但溥儀成了日本的子孫，連他的祖先也成了日本後代。因此，傳了幾百年，清朝歷代皇帝均深信不疑的——清朝始祖布庫里雍順，係天女下凡，誤食神鳥所銜紅果有孕而生——神話，完全被推翻。這是身爲清朝皇室嫡裔，且爲帝位承繼人的溥儀萬萬不能接受的事情。然而，窩囊的溥儀竟在日本強壓下，忍氣吞聲的接受了，其內心的痛苦自然是無言可喻了。

根據日本人的說法，日照大神即係太陽神，太陽神爲萬神之神，就如同太陽是宇宙之源一樣，日本的國名，也是根據此而起。假如日本同意所謂日照大神，也像歐美各國天主教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、回教國家所信奉的上帝或真主一樣，大家都是這位上帝的子民，或者都是這位真主所締造，大家一樣也就無所謂了，溥儀也就不會那樣切齒痛恨了。可是，日本人偏偏不這樣說法，硬說祇有日本人才是日照大神的後裔，日照大神是萬神之神，日本天皇不是人而是神，亦即是萬神之神的後代，而萬神之神的後代，必將統治這個世界。日本人就不替溥儀想一想，滿洲宗廟裏有了日照大神，這種不倫不類的情形，又如何讓溥儀向宗室交代，更如何向他人解釋，那不是承認自認爲神之後裔的天潢貴胄愛新覺羅族，成爲東夷日本的後代了嗎？歐洲強國夷滅人國之後，對宗教信仰係採誘導方式，信奉與否固一任其自由，信奉之後即同爲上帝

子民，在教內同爲兄弟姊妹，故結果收效甚大。拙笨的日本人，不但對溥儀如此，對東蒙古各王公亦採高壓政策，力逼其崇拜日照大神，因而引起東蒙古人民的反感，這實在是日本對外侵略計劃幼稚而可笑的一大敗筆。

日本的對外侵略政策，亦是根據日本是日照大神後裔說法而厘定，因爲日皇也是神，神自然要統治整個世界，其統治步驟爲：①日鮮渾然一體，先實際控制朝鮮，然後進一步廢朝鮮李氏王朝，正式吞併朝鮮。②日滿關係不可分，實際佔領中國東北，以愛新覺羅後裔清朝皇室爲傀儡，然後再進一步廢除，正式吞併。③中日共同防共，佔領中國內蒙各地。④華北特殊化，控制中國華北各省。⑤中日提攜，佔領全中國。⑥大東亞共存共榮，奴役整個亞洲。⑦八絃一字，全世界歸於日本二國統治之下。

口頭答應內心鄙夷

溥儀最初確有「寧失江山，不辱祖宗」的堅決意志，立即表示拒絕之意，並云：「愛新覺羅氏亦係神之所出，未聞與友邦大日本皇室源出一系之說，今遽供奉日照大神，對日滿親善關係不見得有若何增益，不供奉日照大神亦絕不會對日滿親善關係有所減損，希望取消此項建議」。但日本方面表示：「滿洲國皇室對日照大神之崇拜，業經日本天皇陛下之裁可，實關係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國策之實行，萬萬不可更改。滿洲國係皇國盡其全力締造之亞洲新國，倘不能遂行日本國策而有阻撓，日本將不容許而斷然排除之」。

。溥儀一看言外之意相當嚴重，並風聞日本有即使溥儀以退位作要挾亦要實行，且有作階下囚之可能。溥儀面對此種情勢，嚇得張皇失措；因為宗廟中供奉日照大神，則愧對大清列祖列宗，不供奉則有燃眉之禍，真是左右爲難。聽說有一位「大臣」說：「姑且答應，內心予以鄙夷有何不可」！溥儀就這樣予以接受了！

作異國之傀儡，最使人難以忍受者，並不在乎對方之公然侮辱，實爲心靈與精神之折磨。溥儀在長春於日本豢養之下，金錢物質的供給當然沒有問題，表面上對他的禮貌當然也不會有問題，但一想到宗廟中有這麼一個日照大神高高在上，真是欲哭無淚了。

保存文獻「巡幸」聖地

溥儀任僞滿洲國執政時，其年號爲大同，改任傀儡皇帝後，年號則易大同爲康德。最初溥儀原計劃以滿洲執政爲階梯，達到稱帝之目的，最終企圖是重臨華夏恢復大清之夢想。到了長春之後，才知道他不是利用日本，而是日本利用他，而悔不當初；此時的鄭孝胥等亦深爲後悔，祇得勸溥儀將錯就錯，否則將面臨不堪設想之後果。因此，溥儀在鄭孝胥等策劃下，轉而對東北歷史、文化、古物等多多少少算是作了一點事：如修葺清故宮、建四庫全書避火樓、調查東北深山奧谷中的少數民族，亦即溥儀所說的「聊報列祖列宗在天之靈」了。

溥儀自民國廿四年起，厘定了一「巡幸」東北各地計劃，並將瀋陽列為第一優先。瀋陽在滿清君臨中國時，視為祖宗發祥聖地，並被尊為盛京，除有皇太極擊敗明兵，自遼陽遷都瀋陽興建的清宮外，並有清太祖努兒哈赤墓（東陵）、清太宗皇太極墓（北陵）等勝跡。當溥儀「巡幸」清故宮時，在文淵閣發現存有一全套四庫全書，及張玉書、陳儀等所編纂的康熙字典原稿，他頗感興趣，並詢問陪侍在旁的「大臣」，因而瞭解了四庫全書編纂經過與歷史。

乾隆三十七年，當時正為滿清的最強盛時代，新疆的回亂已平，北方的蒙古因喇嘛教的興起，而改變了整個蒙古喜殺伐的習性，真是國泰民安，四海昇平無事。此時乾隆忽在一夜夢中看到一神人自天而降，自稱為文典星下世。大臣朱筠，乃建議編纂四庫全書以應夢境，並可垂範後代。乾隆卅八年成立四庫全書館，廣招天下飽學之士為纂修，由名儒紀曉嵐為總纂官。共集四部書，凡三千四百五十七種，共七萬九千零七十卷，計三萬六千五百冊三冊，歷時十年始克完成。

乾隆命分繕七份，分存七處，這七處是：(1)北京皇宮內文淵閣，以備乾隆帝隨時取閱。(2)北京西郊圓明園內文源閣，備皇帝巡幸時閱覽。(3)瀋陽清故宮內文溯閣。(4)熱河避暑山莊離宮的文津閣。(5)揚州大觀堂內文匯閣。(6)鎮江金山寺內文宗閣。(7)杭州聖因寺行宮內文瀾閣。當太平天國洪楊之役時，鎮江金山寺文宗閣與揚州大觀堂文匯閣兩部四庫全書毀於戰火，圓明園文源閣的四庫全書則毀於英法聯軍之役。正好，溥儀於「巡幸」清故宮後返同長春不久，瀋陽故宮發生了一場小火災，只有一座不重要的殿宇

略有損失。溥儀好像預感東北將來必有兵火之災，深知原有文瀨閣的舊式宮殿建築，不足以防禦兵刦火焚，乃在文瀨閣旁空地上，建築了一座鋼筋水泥的避火樓。避火樓本身不但是鋼筋水泥建築，即連門窗均用厚的鋼板作成，上鎖後除非用炸藥或大的砲彈外，一般亂軍雜民絕對無法侵入。

果不然，民國卅四年八月九日，俄軍自西伯利亞各地突襲東北，不久數十萬日本關東軍幾乎等於不戰而解甲投降，俄軍隨即進入東北各地，奸淫搶掠無所不爲。瀋陽故宮寶物，原藏品共有三萬七千八百六十件，爲俄軍掠奪而去者達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三件，這些物品多爲滿清開國時，極富歷史價值寶物，其價值並不稍讓北平清故宮寶物。但文瀨閣防火樓却因鋼門深鎖，到文瀨閣劫掠之俄軍因無法進入，只得望一望便行他去，四庫全書竟得絲毫無傷。我國故元首 蔣公於民國卅五年巡視瀋陽時，曾到清故宮遊覽，並至文瀨閣避火樓內參觀，瀋陽清故宮博物院籌備負責人，曾將此種情形向 蔣公有所報告。

調查女真原始民族

糊塗的溥儀到了東北以後，還以爲女真人興起的松花江流域，仍有其同族的人聚居各地。女真人就是滿洲人，在滿清興起之初，努兒哈赤仍以後金自居；到了雄才大略的皇太極時，爲了達成侵略中國的政治目的，才說出：「明朝並非宋朝後代，本朝亦非來自金朝」這句話來。有一次溥儀與東北軍叛將，滿族的熙洽談過話後，才知所謂女真人或滿洲人在東北已蕩然無存，即使有也與漢人同化，無法分別了。倒是在

內地的北平、西安、杭州、廣州、荊襄……等地，還有滿人聚居着自成一系，雖然語言習慣也已漢化，但總還多多少少，保存着那麼一點滿人特性。溥儀很感慨的說：「王師入關，本朝統領華夏的結果如此，真是令人意想不到」。言下不禁唏噓起來！

後來不知道是誰告訴溥儀，在長白山的深處，大小興安嶺的奧區，黑龍江及各大河流發源地，遮天蔽日的森林裏，還生存着與女真人血統非常接近的通古斯族存在。不過他們的生存對文明社會沒有影響，他們的死亡甚至消滅也引起世人注意，過着即將自生自滅的生活，倒虧得溥儀想起他們。

溥儀於民國廿八年，通過日本人的許可，開始對這些少數民族，予以詳盡的調查，以迄民國卅一年才調查完成。不過這時，日本頹勢已現，正傾全力企圖挽救失敗，當然不允許溥儀花錢來改善他們生活環境了。

當年尚留存的通古斯族，共有七個系統：（一）鄂倫春人，在古文獻裏被稱爲「棲林人」，由於他們飼養的家畜不同，又分爲兩個部落，役使馬的叫「馬鄂倫春」，役使馴鹿的叫「使鹿部」，民國卅一年時尚存三千餘人。馴鹿係一種非驢非馬亦非鹿的獸類，東北人呼爲四不像，亦有人稱爲麒麟者。本來在長春南嶺動物園有一隻，民國卅五年「四二四」之役前還有人看到，迨同年六月筆者乘中長路瀋陽長春間試車赴長春，至南嶺動物園時即不知去向。（二）索倫人，雜有蒙古血統，勇敢善戰，康熙時在彭春統率下，曾參加尼布楚戰役，予俄人重創，尚存約兩千人。（三）赫哲人，是血統最純的通古斯族，又名「打牲人」，性情溫和

撲納，清朝時最爲重視，漢人犯罪者遠戍新疆，旗人犯罪者則多遠戍吉林爲赫哲人奴隸。赫哲人以漁獵爲生，最怕天花，一經發現必舉族遷移躲避，尙存不足三千人。(四)達呼爾人，也稱「愛門人」，習性殘忍善戰，現已大部漢化，婦女極善保育兒童，人口約達四萬人，是通古斯人中最進化者，其居室形狀頗似日本鳥居，故有人認爲係日本人祖先。(五)奇勒人，爲通古斯族最不開化者，身裁矮小，語言簡單原始，仍垂髮、辮，尙存不足千人。(六)瑪涅克爾人，體格高大孔武有力，現多散居黑龍江邊境城市或西伯利亞各地，多已俄化或漢化，且皆能操俄語。瑪涅克爾人，多靠搬運笨重物件爲主，十五歲後即赴城市謀生，山地中已不足兩千人，其缺點爲生性有偷竊惡癖。(七)畢拉爾人，其生活情形與索倫人差不多，僞滿未能調查清楚，所存已不多。

這七個系別的通古斯人，均信奉薩滿教，崇拜熊爲神獸，並喜飲馬乳酒等烈酒，許多學者均認爲他們與女真人源出一系。

另外一種少數民族，名爲費雅喀人，是亞洲最古老民族之一，多居住合江省依蘭山地中，從事漁獵生活，亦信薩滿教，惟其語系與通古斯語言完全不同。他們的頭髮黑長光亮，男子鬚鬚滿面，額高、鼻扁平、眼小而窄，頭蓋部廣闊，垂辮，皮膚呈黃色，身材瘦小。他們多以魚皮爲衣，服裝形式與赫哲人相同。就其風俗習慣及體質像貌各方面，均與日本北海道蝦夷族類似。日本本洲各地的日人是否爲達呼爾人後代，北海道的蝦夷族是否就是費雅喀人自大陸渡海移居者，這有待人種學家去考證。

婚姻生活喜同性戀

溥儀自幼深居宮中，遠離生身母的養教，以一身兼祧同治與光緒，隆裕后並非生母，自然無法那麼周到教誨，而一任其與小太監們的胡天胡地。當溥儀稍長十二、三歲時，就與長得漂亮的的小太監發生同性戀的問題。據說溥儀大婚後，有了女性「皇后」與「妃子」後，他仍喜歡與后妃作同性戀式的愛情，皇后婉容終屬大家閨秀，不大喜歡順從，以致後來形同水火。溥儀最後一任平民妃子，福貴人李玉琴，就是長春一個長得有點「男子英氣」的漂亮女孩；溥儀作了俄國俘虜後，與日本關東軍參謀長、張景惠等同在一個比較好的俘虜營居住，聽說溥儀與日本關東軍參謀長也發生同性戀的趣劇，是真是假，現已無從考證了。

溥儀一共有過一個皇后，一個懿妃，兩個貴人，共四個妻子；這四個妻子，就是皇后婉容、懿妃文綉、慶貴人譚玉齡、福貴人李玉琴。皇后婉容，是滿洲正白旗郭布羅氏榮源的女兒，個子長得很高，生得很漂亮，不過大眼睛有點金魚眼。懿妃文綉也長得很漂亮，在北平紫禁城時，后與妃各有宮室，有如井水不犯河水，並且大家對此種宮廷生活，事先早有認識，所以能够相安相處。後來，溥儀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，不久他就跑到天津日租界，這時婉容與文綉天天擠在一起，就不容易和睦相處，終於爆發了文綉求去的一幕。最初，溥儀格於自己曾作過君臨中國的皇帝，怎麼可以讓妃子下堂求去想法，堅持不肯，但後來實在一馬無法跨二鞍，只得與文綉離了婚。



歷盡滄桑一廢皇
抗戰中為共勝利，
圖為共俘虜溥儀，
儀溥親手縫補蘇俄援助進入。

溥儀的自傳中曾提到這件事，內容爲：「婉容很厲害，她不讓我接近文綉。日久天長，文綉對我的感情自然很壞。後來逼得她非跟我分手不可」。……「在天津因爲婉容關係，文綉走了，所以到了長春，一想起這件事，就要怪婉容不好，這自然也就影響到我和婉容的感情。後來我讓她單獨住在一間

房子裏，根本不去理她，我想再找一個人來」。從這些話裏，看出溥儀對文綉還有依依不捨之情。

溥儀後來又娶了一位慶貴人譚玉齡，係清朝一個大臣的孫女，和溥儀結婚時才十七歲，人長得很漂亮並且十分天真活潑，深得溥儀的寵愛。溥儀這時非常想由譚玉齡給他生一個兒子，以備將來繼承他的偽滿「錦繡河山」，所以每天忙着吃各種補品。據偽滿內廷記載有：康德七年（民國廿九年）七月十八日，電修二爺：「買製首烏三斤，從京（指北平）帶來」。七月十八日，函大格格：「見信由京買製首烏五斤，交奎元回新京（長春）時帶來」。八月廿九日，函毓科長：「見信由北京天津買強力男性荷爾萌安達羅司鎮西藥五十打，今寄去空瓶一個，照樣買，注意不要女性的」。

冷落婉容寵愛玉齡

溥儀的寵愛譚玉齡，而益發冷落婉容，最初婉容還想以自己美貌來挽回，大做衣服以資打扮，後來知道沒有用，便自暴自棄，每日以吸食鴉片來打發時間，並聽說與一名近侍有了苟且之私。

譚玉齡後來不幸罹疾死亡，這大大的傷了溥儀的心，若干年後，溥儀在撫順集中營被共匪勞動改造時，身上還保存着譚玉齡的頭髮和指甲。他在蘇俄進攻東北時，帶着譚玉齡的遺物離開長春，首先到了通化大栗子溝；在離大栗子溝，乘機到瀋陽準備換乘長程飛機往日本逃亡時，一切東西均棄之不顧，譚玉齡的髮和指甲，仍然貼身攜帶。其後在瀋陽做了俘虜，被押解到西伯利亞的伯力集中營，大陸變色後，他再由

伯力回到東北撫順的共匪集中營，始終不忍丟棄，溥儀也算是個多情種子了。

譚玉齡死後，據溥儀卅五年前往東京盟軍審判日本罪犯法庭中作證時云，因譚玉齡痛恨日本，時常勸溥儀忍耐伺機把「滿州」從日本人手裏奪回來，（日人對溥儀居處可能有竊聽設備）致遭日人吉岡中將，趁譚玉齡病時，派醫師毒死。日本人曾將許多日本皇室近親的小姐，由溥儀自己選擇；可是古怪的溥儀，對這些貌美如花的日本小姐一個也不要，弄得日本籍的偽滿大臣莫名其妙。有一天一個日籍大臣，直接去問溥儀，這樣多美貌的日本小姐都不要，究竟要個什麼樣子的貴妃呢？溥儀這次居然很有骨氣的回答說：「一個平民尚有婚姻自由，難道我反而沒有這一點自由了嗎？」日人原意讓溥儀與日本皇室締婚，有了子嗣，那麼新僞帝便有日本一半血統，但是覺得不便爲了婚姻，對溥儀也橫施壓力，同時也知溥儀妻弱無力，有子嗣希望甚微，於是把目標转移到將來最有希望的承繼人，溥儀之弟溥傑身上，因此溥傑便與日本小姐嵯峨浩結了婚。

溥儀後來挑選了一個十六歲的李玉琴小姐，作爲他的貴妃；李玉琴是長春市民之女，剛在長春國高畢業，長得不錯，不過有一點男人英俊之氣，這也許是被同性戀癖的溥儀選中的原因。

俗語說得好，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臨頭各分飛」；民國卅四年八月九日，蘇俄對日本關東軍施行突襲，不久溥儀便作了俄國俘虜，李玉琴逃過作俘虜這一關，回到了長春家中，從此便勞燕分飛了。

李玉琴回到長春，看到偽滿洲國解體，知道沒有再做貴妃的希望，同時她也不願意再過這種籠子裏金

絲雀的生活，不久便下嫁作了商人婦。據報載有一次，李玉琴在共匪安排下，到撫順集中營去看溥儀時，溥儀正蹲在地上，手拿着針線在自己補襪子，兩人沒說幾句話，李玉琴便行告別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溥儀又有什麼話好說呢？

紫禁城邊淒涼園丁

溥儀天生是一個悲劇人物，他這一生可說是歷盡滄桑。中國幾千年的君主政體，在他君臨中國任內，爲澎湃的中國國民革命所瓦解，他在北平紫禁城的小朝廷生活，不久亦告壽終正寢。本來，溥儀在離開紫禁城時，正是他洗心革面，改弦易轍，在革命的中國政府下，作一個被人尊敬的公民，吸收新知識，爲國家盡一己之力的大好時機。但是，溥儀不此之圖，竟托庇在外人租界裡，過着依舊想復辟的夢幻生活，九一八事變後，他竟在日本軍閥哄騙下，到了東北作起傀儡皇帝來，以致後來作了俄國俘虜，又被共匪關到集中營多年。溥儀的遭遇，雖沒有中國宋朝、明朝亡國時末代之君那麼悲慘，但比他們更爲淒涼。

最後，溥儀回到了北平，被共匪安置在清朝社稷壇改成的中山公園（共匪稱中央公園），做看門的收票員。社稷壇緊靠着溥儀夢寐以思的紫禁城，這真是一個絕大的諷刺，也是一個絕大的侮辱，但聽說溥儀甘之如飴，因爲多年的折磨，他的心已經麻木了。當溥儀地位略略改善，由一個園丁變成僞朝的一個「文史研究員」並有了一個被分配的妻子（李淑賢）時，又遭逢到了紅衛兵之亂，在民國五十八年（一說爲五

十六年）被紅衛兵拖出，一陣拳打腳踢受傷之後，沒有好久便結束了他悲哀戲劇性的一生！

（原載中外雜誌十九卷三期至四期六十五年三月至四號月）